

母亲的一生，与鞋有着不解的情缘。九十多岁的老母亲，从那个贫寒饥迫的年代走来，一辈子节衣缩食，克勤克俭。这个嫌贵，那个舍不得买，用水用电都极为节省。有些生活习惯放在当下让人无法理解，唯独鞋子除外。

那年春节后的一天，我和妻子去看老母亲。母亲对妻子说，你帮我买双鞋，我付钱。前两天，老县城的姨妈过来了，小住了两日。姨妈建议说，让你媳妇在手机上给你买双好鞋。妻子在网上一搜索，有款红蜻蜓牌的老人皮鞋，268元，价格还行，颜色、款式、鞋底等都很适合。老娘耳背，妻子有意提高嗓门，把价钱说得很响亮，意思是要花两三百元，看看老娘的反应，是不是很舍不得？这回，老娘听清楚了，斩钉截铁地回应，买！两三百就两三百！这一声断语，轮到我们惊讶了，特别魔幻，特别出乎我们的意料，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！这可是多少年来最让我们感到诧异不已的一件事了。

回望梳理那逝去的光阴，鞋子仿佛是母亲的心头宝，有一种别样的喜爱和情感。母亲年轻时，生活在贫穷的江南农村。姐弟几人，只有男孩去读书，女子少有就读的机会。未进过学堂的母亲，对手工做鞋无师自通，而且是一手绝活。后来我猜想，许是解放前后，物资匮乏，哪有什么鞋子可卖，无非是手工制作，必须要学会，也算是一项平常的生活技能吧。

打我记事起，我便记住了这样的画面。在农村那间低矮的平房里，我常常看见中年的母亲就着昏暗的煤油灯，一旁用竹篾编成的筐箩里，放有提前准备好的剪刀、锥针、布料、针线等做鞋的工具和材料，小碗盛装的米糊看上去黏糊糊的，用来粘连鞋底和鞋面。母亲把顶针套在食指上，用顶针上的小坑卡住针鼻儿，用力向里压，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。不时把锥针在头发里摩挲一下，好沾一点头油，用劲更为轻巧，便于继续下一个针脚，线穿鞋底的“嘶嘶”声不绝于耳。然后，根据鞋样剪好鞋面，将鞋面与鞋底缝合，再包边美化一番。做单鞋时要少一些步骤，做棉鞋时还需放进鞋楦加以衬型，使新鞋更挺阔，更好看。母亲沉浸其中，做得有模有样，全神贯注，这完全不亚于一位画家在创作一幅惊世的大作，一位词曲作者在构思一首优美动听的歌谣。这幅画面，像是打下烙印一般，印刻在我的脑际，即便过去了40多年，依旧不曾忘记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皖籍歌手解晓东在春晚唱的那首《中国娃》，曾暗合我悠远的心境，与我产生许多的共鸣：“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，站得稳走得正，踏踏实实闯天下”。我的少年时期，都是穿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布鞋，行走与成长。那鞋子的样式虽然较为传统，较为古拙，但质地厚实，耐磨耐穿。重要的是，那种母爱亲情、人间暖意，何处可寻，何方可依呢？现在猛然想起，才觉出这是多么简朴而又奢侈的幸福啊！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，一种福分呢？与我一起感受到的，还有

舅舅一家人。

清晰地记得，儿时春节之前，母亲总像赶工期一般，忙着给舅舅一家5口人做鞋子，什么尺码，什么颜色，什么选料，都得预先谋划一番，精心设计一下，好备上过年的新鞋。到了腊月底，母亲领着读小学的我，提着5双新崭崭的布鞋和别的农产品，从乡下来到铜官山，走进一溜红砖平房的第三栋靠右第一户，给舅舅一家提前拜年。并非舅舅家没有鞋子，城里的生活优越得多，这只是母亲最拿得出手的礼物，深含着暖暖的亲情。每隔2至3年，母亲再做上5双布鞋，重复地传递着这份情意与美好。表兄妹们很是开心，感谢大姑的一片心意，还引得舅舅家的邻居们一个劲地羡慕和夸赞。

从农村搬到镇上，母亲做鞋自然慢慢地减少了。泡沫鞋底已粉墨登场，满大街地卖了。那时，父母从事着小买卖，也会售卖各种各样的鞋子。有解放鞋、塑料鞋、老人鞋、宝宝鞋、运动鞋、矿工鞋等等，母亲对尺码、售价、质地都谙熟于心，格外清楚，都有自己更多的理解和偏好。对于不同鞋子的做工，常予以客观的评判，与顾客交流起来也特别上心。一晃20多年过去，镇上的老宅拆迁了，母亲早已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安度晚年了。

等待回迁的过程中，母亲租住在矿区的楼房。紧挨着的菜市场，商贩云集，热闹非凡，还有生意人开着货车专门来卖鞋子的。我猝然发现，老母亲在这儿买鞋子成了一种喜好，隔三岔五地就买一双。价格不高，二十、三十元一双，像是收藏鞋子一般，有瘾。其实，她一个人哪穿得了这么多鞋子呢！许多鞋子无非闲置，置于房屋某个角落，任尘埃满布，束之高阁。这期间，她还是没有放弃做鞋，只是在做一些布拖鞋。记得给我们做，给孙辈做。两年后搬离时，整理一下，光鞋子就装有满满两大纸箱。从手工做鞋到卖鞋，从买鞋到存储鞋子，我突然间有了一种顿悟。对于鞋子的这份感情，犹如母亲生命年轮里的褶皱，深深地刻进了她的心田。老娘喜欢鞋，喜欢与每一双鞋子产生的交集，承载着怀念和希冀，把这份情缘留存岁月的长河里，悠悠地记叙着那些平淡如水的日子。

时光荏苒，老人年事已高，视力也在下降，但做鞋的技艺似乎不曾遗忘。住在回迁的新房，老人还是不闲着，拾掇一些废弃的边角布料，按照传统的手工做法，一个人在小方凳上津津有味地做起来。她说，再做几双，真的不做了，看不清了，就歇手了吧。

如今，各类鞋子林林总总，花样繁多，千元万元也不足为奇。而母亲做的鞋子，是无价的，是温暖的，是包裹着浓浓之情的！这个世上，哪里又能买得到呢？我们是否珍惜了，感悟了，铭记了？这里面，有对亲人最朴素而和善的关怀，有对子女最热烈而真挚的爱！

生活就是这样，一边回忆，一边继续。从潮湿而煦暖的记忆里走出来，我不禁有了许多由衷的感怀。没过两天，新鞋子就快递过来了。这钱当然不会让母亲拿的。当我把崭新的皮鞋呈送到娘的手中，在试穿合脚之后，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再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满头白发也辉映在静美的时空中。

“阳”了之后，母亲身体大不如从前。勉强撑了一年多后，在92岁那年的一个春日，穿上最后一双绣花寿鞋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初铜冠

廉洁说

□王子琦

余忆幼时，长者极爱微戏，戏有包公传事，余立其旁，亦有所获，包公清俭廉，两袖清风。及学矣，习濂溪先生所著《爱莲说》，余方始知，所谓莲者，其出淤泥不染，濯清涟不妖；继习廷益先生所书《石灰吟》，知石灰者，色白，非火焚能改其色。余以为莲出淤泥不染、石灰非火焚能改其色，皆因守其己心，不以物动，盖可守其己净矣。

余亦曾习《左传·襄公十五年》，其中有云：有采石者献子罕以玉，子罕乃曰：“吾以不贪为宝，汝以玉为宝，若受玉，则吾二人者皆失宝矣。”后子罕使人琢其玉，所售金亦予其人，故有史赞曰子罕不贪

（铜冠冶化分公司 选送）

长江南岸的铜陵，铜陵大通古镇静默如画。江水悠悠，带走过往千帆，亦将一段关乎文明薪火与女子觉醒的岁月，深深沉淀于和悦洲那青石板路上蜿蜒的车辙里。而今，一方古朴厚重的铜铃，自民国时光中走来，以一身温润包浆，轻轻叩开尘封的百年记忆。

此件上课铜铃(如下图)，是笔者于上世纪末在大通和悦洲一居民家中征得，据原收藏者所述，其母曾是大通女子学校的后勤人员，此铃铛是解放前大通女子学校的上下课用铃。此铃通长208毫米，最大直径103毫米，



千里牧场草如茵

铜铃有声

□郭学军

整器净重380克。遥想当年，它曾握在某位校工或师长手中，于晨光熹微或暮色四合时，“叮铃”一声清响，便划破了和悦洲上的宁静。那声音不疾不徐，清越悠长，穿透学堂的窗扉，唤醒了闺阁女儿们的晨读，也送别了她们一日求知的时光。

大通，自古便是千帆竞发的商贸重镇。明清至民国，码头上商贾云集，街市间百货流通。繁华不仅滋养了富庶，更孕育了开明与求新的土壤。当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枷锁还紧紧束缚着无数女性时，变革的风，已从长江的水汽中悄然潜入了这座古镇。清末，革命思潮奔涌，秋瑾、徐锡麟等志士的呼号，如惊雷般震动着江淮大地。1908年，秋瑾委派弟子章婉芬来到大通，联袂本地开明绅商，捐资创办了“大通女子学堂”。这一举措，如石破天惊，率先在皖东地区为女子打开了新式教育的大门，让深居闺阁的女儿，得以窥见外面的世界。

学堂坐落在和悦洲二道街，青砖黛瓦，庭院深深。它摒弃旧式私塾的陈腐

教条，专聘女师，开设国文、算术、外语、修身等新学课程。最初，仅有五十余名女子怯生生地走进课堂，但知识的微光一旦点燃，便有了燎原之势。十余年间，学堂声名鹊起。1919年，皖江才女吴幼仙学成归乡，接手执掌学堂教务，1920年正式将大通女子学堂更名大通公立女子小学，办学规模鼎盛之时在校学子两百余人，更是开创性附设幼稚园，开启安徽近代幼儿教育先河，在全国同时期乡镇教育中都实属罕见。办学数十年间，学堂摒弃旧式私塾迂腐礼教，传授国文、算术、外语、修身、通识新知，教化深闺女子知书明礼、自立自强，无数江淮女子在这里挣脱封建束缚，习得学识、重塑人格，成为旧时代黑暗里一束明媚的微光。

然而，时代的洪流总夹杂着悲怆的泥沙。1937年，抗日烽火燃遍华夏，大通古镇沦陷。枪炮声取代了读书声，硝烟吞噬了书香。女校被迫停办，校长吴幼仙与众多师长，心碎于毕生心血毁于战火，有的甚至遁入空门，将半生抱负

与悲慨，尽付青灯古佛。校舍倾颓，典籍散佚，多少曾经鲜活的痕迹，湮灭于离乱之中。

唯余这枚铜铃，它躲过了战火的熔炼，逃过了岁月的湮没，被一位普通人，以最朴素的情感珍藏于家宅的角落。它静默地躺在抽屉或木匣中，仿佛一位沉睡的使者，身上凝结的，是三十载风雨办学的坚持，是开化民智的初心，是乱世中未曾泯灭的温柔与坚守。战火能焚毁砖瓦，却烧不化铜铃的形质；时光能催人老去，却磨不去记忆的包浆。

铜铃已无声，历史却有声。那一段关于教育启蒙、女性独立、文明坚守的往事，并未随风而逝。它被这古朴的铜器完好封存，在今日的暖阳下，静待每一次凝视与倾听。轻轻摇响铜铃，仿佛仍有清音越过迢迢时光，提醒着我们：那曾照进古镇陋巷的薪火，从未真正熄灭；那由无数先辈摇响的、通往知识与尊严的钟声，仍在我们耳边响起，声声不息……

小时候，能敞开肚皮吃的，就是蚕豆。

儿时，外婆总爱着花样做蚕豆。韭菜炒蚕豆、蚕豆炒蒜苔、蚕豆炒青椒，汤里煮上蚕豆，再撒上蛋花，也是一碗好汤。最有趣的是，外婆把饭锅里蒸熟的蚕豆晾凉，用一根长棉线，像串珍珠一样串起来，挂在我脖子上。我出去玩，想吃了，抬手扯一粒，就能送到嘴里。

乾隆皇帝在《题邹一桂花卉册》中，说蚕豆是“应号人间第一花”，评价它“早登解救农家急”，赞的就是蚕豆在青黄不接时能救急的用处。

周末，表弟打来电话，叫我们去乡下摘蚕豆。他说今年雨水不多，蚕豆长势还算不错，个大饱满，让我们多摘些带回来。

表弟家屋后有个大菜园。菜园一角，密密麻麻种满了蚕豆，绿得一片，连脚都插不进去。“拣大的摘，回去还能多放几天。”表弟说着，就钻进蚕豆垄里，弯着腰翻找。我们也跟着动手，不一会儿，篮子就装不下了。表弟忙跑回屋里，拿来蛇皮袋，把蚕豆倒进去，使劲掂了掂：“还不够，这东西压秤，再摘点。”

午饭前，我们一起帮忙打下手。想起小时候家里择菜，常看到外婆坐在小板凳上，前弓着腰，两只手前后翻飞，我到现在都觉得就在眼前。现在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各自叙述着童年的趣事，时时抖出一阵阵欢笑，引来了周围邻家凑热闹，有一句无一句地插着话。表弟剥得最快，眼前的盘子，不一会儿就堆满了，胖乎乎、绿油油的蚕豆，带着嫩芽，看着就新鲜。弟媳把剥下来的豆荚收拾干净，装进袋子里，笑着对我们说：“这可是好农家肥，沤一沤就能用，浇菜再好不过。”

中午，弟媳做了一桌子好菜，蚕豆自然成了主菜。品尝之间，忽然心头泛热，一股味道直冲脑门，那清清爽爽的青气，鲜嫩可口的快感，分明是小时候的味道，是记忆深处抛不掉、又最勾人的滋味。

蚕豆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，宋代叫“佛豆”，到了明清，因为长得像蚕茧，才叫蚕豆。它耐瘠抗旱，是江南一带很常见的作物。清代《醉花阴·蚕豆》里写：“花吐宛如蛾，英宛如蚕”，把蚕豆的花和荚写得很有形象。

宋人杨万里说：“沙瓶新熟西湖水，漆觚分尝晓露腴”，说的就是用清水煮蚕豆，也是江南的一种吃法。如今，蚕豆一年四季都能吃到，可我总觉得，没有小时候那么爱吃了。那青青两瓣的青涩味道，只能留在回忆里。

饭后回家，田野里的麦穗，一半还透着青，一半已泛出淡淡的黄。阳光洒下来，麦田上像是浮着一层柔光，风一来，就把那股子麦香，不声不响地送到了跟前。

“蚕豆青青麦半黄，田家煮茧子盈筐。”眼前的景色，不正就是这样么。蚕豆还绿着，麦子快熟了，这就是江南乡下最地道的时节风光。

慢生活农林里

□林积才

我又一次走进了铜陵市西湖镇农林里，走进这个全国文明乡村，就如同走进了自己的故乡。

说不清是第几次了。这个被称作铜陵“后花园”的地方，于我倒像是老朋友似的，隔些日子不去，心里便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去得多了，便不再计较时日，只随着性子，想去了，抬脚便走。这回又是一个周末，天气晴好，我便又来了。

过了宁安高铁的下穿涵洞，那头蛤蟆石还是老样子，张着大嘴，憨憨地蹲在路边。我忽然想起毛主席的诗句来：“独坐池塘如虎踞，绿荫树下养精神。”这蛤蟆倒是真有几分虎踞的意思。只是它身后的村子，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了。

最先撞进眼里的是“东篱生活馆”。这名字起得好，叫人想起李清照的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”。我正寻思着暗香从何而来，抬头便望见几头梅花鹿，姿态优雅地立在花丛间。走近了看，原来是铜雕。这倒是新鲜，从前的农林村里，哪见过这等“高大上”的物件？再往前走，又见一个少女吹笛的铜像，艺术气息扑面而来。路旁的提示牌泄露了秘密：西湖铜艺小镇展示中心就在附近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农林村这是要变呢。

我忽然想起早些年来时，这里还是单纯的农家景致。稻田、菜地、荷塘，家家户户门前堆着柴草，院子里跑着鸡鸭。如今这些当然还在，却多了许多别样的东西。电子显示屏上滚动着“全国文明村”的字样，红色的标语写着“日行一万步，健康一辈子”。路边有铜雕“和谐”，我看了说明才知道名字，原以为是“夫唱妇随”呢。还有一头铜牛，还有看不

懂 的“宙斯与罗马”，据说是俄罗斯的作品，看不懂倒也情有可原。

这些形而上的雕塑立在田埂旁、荷塘边，与那些形而下的果实遥遥相望。柿子红了，像一盏盏小灯笼挂满枝头；南瓜黄了，足有十多斤重，怕藤蔓承不住，用绳子吊着；丝瓜老了，挂在架上晃晃悠悠。我站在路中间，左看看雕塑，右看看果实，心里忽然冒出个问题：这些崭新的东西和那些古老的东西，在农林村的土地上，究竟谁更美？谁更接地气？

正想着，身后一阵风响，高铁呼啸而过。我回头时，只看见一道银白色的影子消失在远方。这速度太快了，快得让人跟不上。而农林村的节奏，似乎也在悄悄地加快着。但村子骨子里还是慢的。

你看那塘边浣洗的妇人，不紧不慢地捶着衣服，旁边蹲着几个看热闹的孩子。三胞胎吴姓兄弟今年五岁了，在路边玩耍，最小的那个抱着“和谐”雕塑不撒手，亲热得很。老人扛着铁锹、拿着刷子，慢悠悠地在路上走着，看见杂物便清理掉。洒水车哼着歌开过，路面润湿了一片。这些慢悠悠的日子，才是农林村的魂魄呢。

我在“栖凤阁”吃的午饭。本鸡很香，腊肉是自家晒的，蔬菜刚从地里拔来。老板娘在台阶上晒了些柿子，红艳艳的，我看得眼馋，她便塞了两个给我。“自家长的，不值钱，尝尝。”她说。我咬了一口，甜得很，是那种朴实的、踏实的甜。这让我想起刚进村时看见的那行大字：“美丽乡村农民建，乡村美丽惠农民。”这话说得实在。

农林村因农业和林业各占一半而得名。这个名字起得真好，有农有林，有土有树，有山有水有点田。整个村子的版图像一片树叶，有人说左半部分像美少女，下半部分像

俊男。有男有女在树叶里，不正是“农林”最好的诠释么？

这次来，还看见一个新变化：“铜艺小镇”的牌子换成了“车站里里”。我不太明白这名字的意思，直到读了旁边的说明：“形形色色的人，汇聚一起；南来北往的人，殊途同归。是出发也是抵达，是离别也是重逢。这里有青创空间，有心灵驿站，主打的是“下一站，慢生活”。慢生活。这个“慢”字用得好。

回想起前几次来农林村，总觉得变化太快，快得让人有些恍惚。上回看见的还是铜艺小镇的牌子，这回就成了“车站里里”。那些雕塑、那些艺术装置，仿佛是忽然间从地里长出来的，像那些柿子、南瓜一样，一眨眼就挂满了枝头。但细细想来，这变化又是扎实的。村容村貌确实美了，路面清洁如洗，垃圾处理站都盖得像个别墅。村民们的日子也确实好了，柿子挂在树上无人偷摘，不是因为不稀罕，而是因为大家都有了，不稀罕别人的。文明，原来是从富足里长出来的。

离开的时候，又是那列高铁呼啸而过。这回我没有回头，只是慢慢地走我的路。高铁快有快的道理，农林村慢有慢的好处。快与慢之间，或许并没有高下之分，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活法。

农林村选择了做一个“心灵上的停靠站”。这选择挺好的。在这样一个什么都求快的时代，能有个地方让你慢下来，让你在柿子树下发呆，在荷塘边散步，在农家院里吃顿本鸡，实在是件奢侈的事。

我还会再来的。来的时候不看日子，不想事情，就慢慢地走，慢慢地看。看看雕塑旁边又长出了什么果实，看看“车站里里”又来了什么人。反正农林村就在这里，不急不躁的，等着每一个愿意慢下来的人。

蚕豆青青麦半黄

□蒋卫恒